

岁月的音符

邹仁龙

大哥买了一台留声机。那是那年他去兴化城看越剧《红楼梦》后带回家的唯一物件,他直夸:“这可是个好东西哩!”

那一年,人都疯了,也不知道那个叫王文娟和徐玉兰的人施了什么魔法。大哥回来时,绘声绘色地向我们介绍:“那场面,售票场告罄,天客满,一票难求。为了买张票,有人也顾不上吃,就和衣睡在剧院的外面;还有人跑场看,因为片子是在一个剧场放映完,才送到下一家,流转循环,所以有人便追着看。一看就哭,哭完又看,实在坚持不住了,有人就靠在墙上打个盹儿,睁开眼便再看,再哭。”

大哥也成了这汹涌洪流之中疯狂的一员,并且不止疯过一回,还去了第二次。第二次看完回来的时候,他怀里就多了一台留声机。

在这之前,大哥并不是这样的,平常最多也就喜欢听听淮剧唱段。大哥是木匠,也喜欢京戏,他敲敲打打那些木工用具时,也有板有眼地带

上韵律。他的身材有点像于魁智,也能模仿几句《四郎探母》《定军山》的唱词儿,但也只能勉强哼个调。梅兰芳的《贵妃醉酒》他是唱不了的,那太难了,他根本就捏不出那嗓音来,只能听。

自从买了留声机,大哥下班回来,第一件事必定是打开留声机。于是,我们家院子里从此便重复着“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此时的大哥,洗漱后,泡杯茶,静静地躺在竹椅上,微微闭上眼睛,手里夹上一支烟,也不吸,任烟缕在手指间袅绕,只有跳着的脚踏乐曲一上一下、一左一右地晃动,仿佛整个人又沉浸于观看电影时的氛围中。“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青云刚出岫。只道他腹内草莽人轻浮,却原来骨格清奇非俗流……”在播放《黛玉葬花》时,一听王文娟的哭调,大哥就开始吸烟了。“绕绿堤,拂柳丝,穿过花径,听何处,哀怨笛,风送声声。人说道,大观园,四季如春,我眼中,却只是一座愁城……”这时,大哥便会起身做些事,打打岔。我看得出,听到这

忧伤的调子,大哥肯定也跟着忧伤,他却不肯换唱片,而是等放完了,才换下一张。我是在好些年后才看到这部越剧《红楼梦》的。确实伤人,那时年纪虽小,但也经不住王文娟的哭调和徐玉兰的悲泣渲染。好在,后面接上了《少林寺》,好多人这才缓过了劲。

多年后,大哥的命运遭受了挫折。他那台留声机也已经很旧,唱片播放时,明显能听出磨损后的“咔嚓咔嚓”声,有时还停留在圆圈中循环往复。而大哥依然如故地听,听得人仿佛静止了,完全融入那唱片的波纹里。现在想来,大哥在那一段孤独、艰辛的日子里,听越剧唱片,感受一段经典唱段,静静地听着,心境是不是远离了喧闹,感受到一些美妙的温情?

音乐是一池荡漾的水。太多岁月音符在心中悸动,绵绵如诗。如今,我才觉得,音乐的魔力就在于它能宣泄情绪、治愈悲伤、与心共鸣。旧唱片里的音符,如今还能激起当年岁月的水花,溅到那些追片人的梦境里。

盛雪

苏浅

有时候,雪在心里堆积如同我们的心在温室里养的一只鸽子只有来到旷野才会感到落日的呼求才会飞起来——

只有当那落日成为我们年老的样子我们的心,才禁得起这一场纷纷扬扬并随之漫天飞舞——

用一个小时的轻盈致敬了一生的沉重

慢书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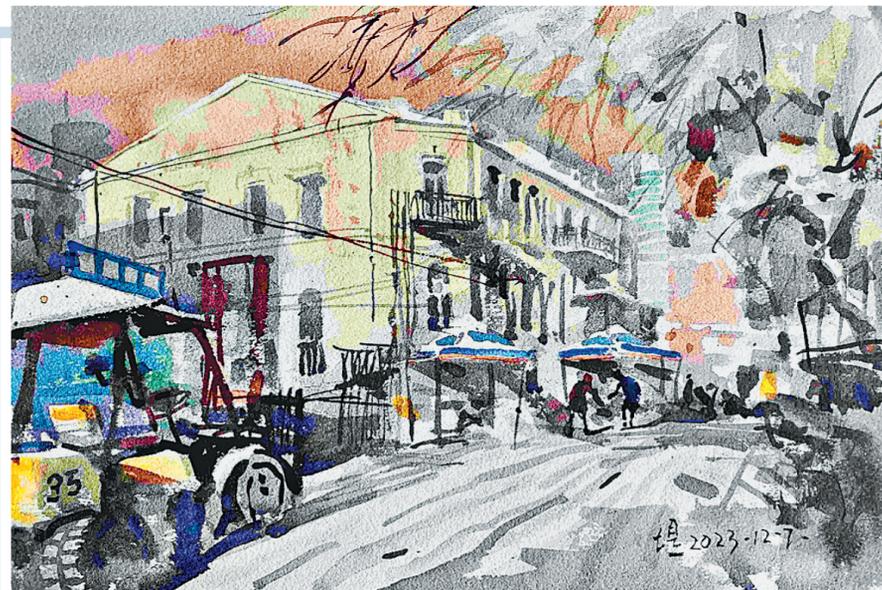
豆子和妈妈的最后祭叨

作者:杨本芬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10月

《豆子芝麻茶》是一本珍贵的平民史歌。在讲述过母亲(《秋园》)、乡亲(《浮水》)、婚姻(《我本芬芳》)之后,作者又将目光聚焦到秦老太、湘君、冬莲这三位老年女性的婚姻人生上,细致入微地讲述了一代女性在亲密关系当中的困惑与痛楚、选择与担当、勇气与坚持,即便命运不公,也不放弃自我救赎。

作者还回忆了与妈妈和哥哥一起经历的往事,以及两位至亲离世之际的锥心之痛。那些老人心中如芝麻豆子般的小事虽如露珠般微小、脆弱、转瞬即逝,却在那时那一刻丈量着一个人伤心的极限。

本报所摘部分稿件,作者姓名及地址不详,请与编辑联系,以便寄奉稿酬。 投稿邮箱:1736305488@qq.com



城市印象

邮政街 绘画:王煥隽

长相思·其一

李白(唐)

长相思,在长安。 络纬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簟色寒。 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 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青冥兮苍天,下有绿水之波澜。 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 长相思,摧心肝。

长沙过贾谊宅

刘长卿(唐)

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 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 汉文有道思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 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

宿王昌龄隐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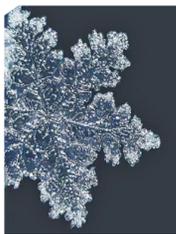
常建(唐)

清溪深不测,隐处唯孤云。 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 茅亭宿花影,药院滋苔纹。 余亦谢时去,西山鸾鹤群。

古风赏读

用兔毛笔给雪花“做手术” 拍雪花就像“拆盲盒”

雪花摄影发烧友: 用微镜头留住“云端的礼物”



生活报记者 周际娜

对东北人而言,下雪再熟悉不过。可是你真的了解这些来自“云端的礼物”吗?雪花都是六角形的吗?什么温度下诞生的雪花最好看?南北雪花有什么差异?该如何给一枚几毫米的雪花拍写真照?

北京80后天文工作者张超,是一名科普作家,也被称为中国的“雪花人”。下雪天,他经常背着显微镜出门,17年来追寻拍摄各地的雪花,采集雪花图像近千枚,曾与妻子王燕平合著《尊贵的雪花》一书。而在哈尔滨,也有像张超这样的雪花摄影发烧友,在茫茫飞雪中耐心“寻宝”……

“东北的雪花最漂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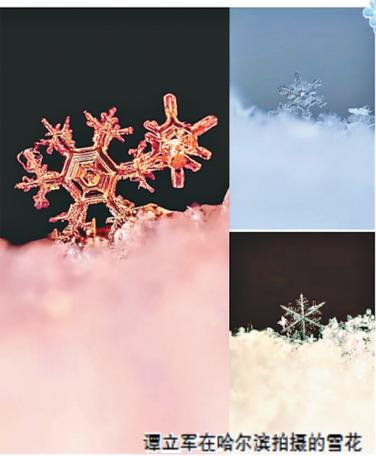
2006年的一个冬夜,在一次天文观测中,张超通过大气气象预测要变天了。果然,半夜下雪了,工作计划被打乱的他,决定尝试下一个实验——拍雪花。他拿来一台显微镜,经过简单改装之后,终于拍摄到了雪花图像,自此“入坑”。17年来,除了北京,他还背着显微镜去过东北、新疆、青海等地拍雪花。

“每个地方的雪都不太一样,高温高湿地区形成的雪晶相对不规则,越往北雪花的角越锐,因为升华得更厉害。”张超说,他曾在零下二十几度,浑身贴了20多个暖贴拍雪花,其中东北的雪花最漂亮,结构也更复杂。

人们印象中的雪花都是六角形的,现实中,这种雪花其实并不常见。“在雪花分类图中,一共把雪花分成了100多个门类。大多数雪花不仅不是标准的六角形,而且长得奇形怪状,比如有三角形的,还有棱柱、线轴类的雪花。”在张超的镜头下,我们可以窥见一二,有的雪花长着一张圆字脸,有的像星盘,有的像船舵,有的像蕨类植物的叶子,还有的雪花顶端长出一个小扇子来……

雪花飘落时,往往会形成一个巨大的雪片,里面可能藏着很多小雪花。如何给它们“做手术”分离呢?张超说,他一般会用兔毛笔或者小的针头,在显微镜下分离雪花,当然情急之下,也会用载玻片直接粘雪花。有一回,他的胳膊上落了一个毛茸茸的雪花,用载玻片粘住后放显微镜下一看,让他惊喜不已,这枚雪花竟然有24瓣!

值得一提的是,雪花其实不都是透明的,张超曾在新疆见过彩色的雪花。他解释道,显微镜下的雪花之所以五彩斑斓,是因为里面的空气产生的一些干涉色。



谭立军在哈尔滨拍摄的雪花



张超摄

张超

拍雪花就像“拆盲盒”

张超被称为是“国内雪花摄影第一人”。对于这个头衔,他谦虚地说:“其实早在胶片时代,就有国内摄影师尝试拍摄过雪花,只是由于当时设备受限,所以拍摄不太成功,我只是幸运地赶上了数码时代。”

拍雪花需要哪些设备?张超说,首先要有一台改装过的显微镜,还要有显微镜载玻片、强光源、便携光源、备用电池等。在拍摄之前,除了要了解常规的天气预报,他通常还会留意降水量和云层的分布。一般来讲,温度低、水汽足,形成漂亮雪花的概率更高。从冰晶形成图来看,这需要雪花的生长环境在0℃或-15℃左右。

小雪花能否做出“大文章”?

哈尔滨的雪花究竟有啥样?在哈工大工作的谭立军,是一名摄影发烧友,从去年寒假开始,他迷上了拍雪花。作为一个从小见惯了雪的黑龙江人,他没想到,微距镜头下的冰城雪花竟然如此惊艳,甚至让他舍不得放下手中的相机。

“我之前在图片网站上看到了很多雪花的照片,很漂亮,它们大多是用显微镜拍摄的,我手头正好有个微距镜头,也打算拍拍试试。”去年寒假,谭立军经常在雪天里端

着相机,弓着腰,在哈工大格物楼门前的一个栏杆上“逮”雪花。“用相机拍雪花,光圈不能太大,按快门的时候得把手套摘下来,生怕好不容易对好的焦点,再给碰移位了。”谭立军说,他最疯狂的一次拍雪花经历,是去年2月的一天,“晚上8点多开始下雪,我拎着相机就出门了,在室外拍到了将近凌晨2点,可能因为太兴奋了,竟然没觉得冷”。那次长达6小时的天“寻宝”,让谭立军收获颇丰,作品发布后,

拍摄效果的考虑,最佳选择是使用显微镜。如果没有显微镜,普通人也能拍出漂亮的雪花吗?下雪时,大家可以用自己的袖子、围巾或手套,去接一接雪花,还可以试试找一块深色纸板接雪花。对于肉眼能看出枝丫结构的大雪花,其实完全可以用手机进行拍摄,现在的智能手机,很多都有强大的拍照功能,可以直接采用微距模式拍下雪花。”张超说。

当然,不是每次下雪都能拍到雪花,张超也有过不少白忙一场的经历,“有的时候,雪花不成形,只能再等下一场雪。所以每次拍雪花,我都有种‘拆盲盒’的感觉”。

哈工大深圳校区的学生表示“羡慕哭了”,还有人留言想要雪花照片当屏保……小雪花能否做出“大文章”?张超给冰城支招道:“哈尔滨可以深度挖掘雪花文化,比如像国外那样,建一座小型主题雪花博物馆,向游客展示不同品类的雪花摄影作品,科普一些关于雪花的知识,应该会成为不错的打卡地。另外,冬天还可以推出雪花摄影研学游等旅游产品,让更多人领略东北的雪花之美。”